



四

10229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贊以西北邊成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故戰數敗諸將節制不一無以應敵乃歷陳其弊帝雖愛重其言不能用也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闔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恆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敘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會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會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會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會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

奏議卷十

一

三

胡厚

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會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敘戎而聖化茂禹貢西戎即敘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古公

即太王避狄於岐山之下周城朔方而獫狁攘出車詩云秦築臨洮而宗社覆盧生入海得圖讖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北築臨洮以卻匈奴後陳勝起卒以亡秦事見

秦議卷十

二

○七○

胡厚

本紀漢武討匈奴而貽悔武帝連年出師以征匈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卒下哀痛太宗征突厥而致安突厥數入寇太宗命李靖以兵三千生擒頡利邊境遂寧

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文景雖與匈奴和親然屢入寇邊郡

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匈奴五單于爭立宣帝存撫呼韓邪單于故迨于元成單于數入朝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

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郤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敘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

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懼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卽敘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突厥傳頡利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倬慢多不敬神堯高祖方經略天下故每屈禮多所舍貸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敘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卻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不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

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蹙任人從眾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

山造亂肅宗中興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

亂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吐蕃傳德宗即位累與吐蕃通使結盟朱泚之

亂吐蕃請助討賊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于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界之會大疫虜即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帝

止償帛萬匹虜以為怨乃數入寇回紇矜功馮凌亦

甚肅宗即位遣使來請助討安祿山遂同廣平王破賊進復長安恃功縱橫數與吐蕃入寇代宗每優

容之納一馬取直四十緡可汗遣使索償馬直中國

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吐竭力蠶織西輪賄

奏議卷十

四

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左定四年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

難嘆有煩言杜預云煩言忿爭也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成疆

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

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

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

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

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

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

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

國之本觀覺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

胡厚

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
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啟
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
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
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王制云五方
之民皆有性
也不可推移又云廣谷大
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
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
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
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
生而不恥敗亡匈奴傳其俗逐水草遷徙無城郭當
居其蓄則多馬牛羊自君王以下咸
食蓄肉以田獵禽獸爲生業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
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

奏議卷十

五

宋和

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
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
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
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
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
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
眾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
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
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
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

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
以修封疆守要害壅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
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
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二字以邀其
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左昭三十年吳子以伐楚問伍員員對曰亟肆
以罷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眾無所用掠則靡獲
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
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云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
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

奏議卷十

六

奏和

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
斯爲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梅福傳秦倒持大阿

戈者前其鑄鑄在困切柄下之銅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

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眾無適從所任不必
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
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
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
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
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
勝其敵必先練其兵陳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

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
空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眾情進退死生唯
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
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啻非人情所欲不固夫
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
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
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夷一作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

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
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
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
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
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
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
人自爲用弛禁防而眾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
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
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
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
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
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
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

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
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
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
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
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
天壤間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
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
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
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進不邀之
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
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
賒緩恆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
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
浮冗之眾臨難則投一作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
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
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
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戎卒適足煩於防
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
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
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

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三月秦伯送衛

重百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今諸將皆以精兵自衛故借用紀綱字

遂令守要禦衝

恆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間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眾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輓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眾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德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眾先登者左傳隱公十一年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取怨於士孤以先登又漢書樊噲傳云先登陷陣卒債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衰賤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

撓者行私而苟媚於眾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
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
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
闕爲解旣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
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
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
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眾戰陣莫前虜每
越境橫行若涉無入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

前漢賈誼

過秦論曰陳利兵而誰何云人顏師古云問之爲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

虛張賊勢上聞

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
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
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推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
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眾矣今四夷之
最强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
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
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
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眾而不敢抗靜
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
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
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

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眾以弱為強變化翕關在於反掌之內是由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羸眾散為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左傳五年士蔿既見晉侯退而賦曰狐裘羸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十羊九牧劉知幾傳今史官注記類票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

奏議卷十

十一

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唐史兵志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各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如開元十六年吐蕃入寇隴右節度使張志亮河西節度使蕭嵩克

之天寶二年為契丹入寇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猶慮敗之是當西北兩蕃諸道者止此三節度爾如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權朔方河東節度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度使兼權朔方河東節度

使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

右於扶風時西北二邊寇盜充斥故四鎮隴右皆寓治於安定扶風四鎮北庭謂龜茲于闐焉

者疏勒也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

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

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眾建中四年十月朱泚反率涇原士卒

姚令言等
犯奉天

叛懷光汧朔方之軍

李懷光始提朔方之軍以解賊圍既而與

朱泚連兵

據河中叛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

牙擁節者凡三使焉

自肅宗時已分朔方置邠寧等州節度使其餘諸軍

數且四十

當開元時天下之節度使有八其一曰關

內朔方節度使其二曰河東節度使其三曰隴

右節度使其六曰劍南節度使其七曰鎮西節度使

其八曰嶺南節度使自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

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故至德宗朝數且四十是三

倍於開元也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

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

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捐遜救焚冀無玷

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

奏議卷一

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

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均齊故軍法無

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

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

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

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

而無觖望之覺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

此見如中庸如

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

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

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

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縣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

時邊兵衣糧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屬沿關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廩賜遂增舊三倍窮蹙塞上待其將神策行邊皆內統於中人矣事見兵志

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

編置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

奏議卷十

十三

家

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

無慍不爲戎首

左傳毋爲戎首不亦善乎

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

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

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

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

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

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

要領

張騫傳竟不得月氏要領注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要一笑切

悉俾經

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

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宐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

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立掣肘於其間也呂氏

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恐魯君聽讒令已不得行其術將行請迎吏二人俱至單父使其書將書宓子掣其肘書不善則怒吏患之請歸報魯君太息曰宓子以此諫寡人自今以去單父非寡人有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

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

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

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

而命之曰自閩以外將軍裁之馮唐傳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

推轂曰閩以內寡人制之閩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皆決於外歸而奏之又賜鈇鉞示令

專斷六韜武王問太公以立將之道太公曰凡國有難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

奏議卷十

十四

臣知

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柄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

至淵者將軍制之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司馬法云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將入軍君命

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將入軍君命有所不受孫子九變篇凡用兵之法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

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

望其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

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

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閩責成之義廢死

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

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

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疏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肖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忽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肓也。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馬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杜預云：肓，隔也。心下爲蝨，賊不除，而但膏說文：心下，隔上也。事見左成十年。

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靈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謹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

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
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
糧等級之制以和眾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
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
所易則八利可制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
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
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聖
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
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
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當不
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

奏議卷十

十七

表如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一

四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敕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各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危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蛾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爲剋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民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贖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敕處分未審可否

四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眾叛左隱四年眾仲對公曰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

靜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
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
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眾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
亦安危強弱之機也

藩鎮傳劉元佐滑州人以討李靈耀功爲汴宋節度使後爲假

子樂士朝所配以其子士寧爲畱後士寧忍暴嘗手
殺人杯案間每畋獵數日乃還其不厭苦不服大將
李萬榮者得眾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建中
九年十二月嘗引眾二萬畋城南未還萬榮晨入府
召所畱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
賜錢三萬士皆拜於是分兵守諸門使告士寧曰詔
書召大夫空速去不然事急且傳首以獻士寧知眾
不與奔京師詔就第禁出入萬榮斬其支黨數十人
拜萬榮兵 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奏
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徵求承前授任失空多爲此輩
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
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
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
失候至來日續更面陳

四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
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
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
腳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
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

重改作革而能當尙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橐所司素有恆規計料稅草不充卽便開場和市旣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己能頗墮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羸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遼落廢圉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畱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竝送入城卽是一年之中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腳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厯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殖東作旣闕西成曷期況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

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
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
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
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
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
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卽是一
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
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胷臆斟酌限
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墮謂之和市則名
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
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
人買賣旣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
足者免轉求貴賃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
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卽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
滯未見其空伏望戒敕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旣
有恆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懍懼妄作但
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
眾度支所營橐筥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
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
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

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幹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竝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竝於年支畱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間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腳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卽依此宣行旣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常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爲合宜

臣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瘴癘翹心望徙旣關需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準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臣

又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宐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引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則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玄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竝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間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闕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青掩德見非古人

左傳二十三年孟明敗績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不以一眚掩大德

之美庶增誘拔之途

四

又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準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尊位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沈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切料竄逐窮僻喜間濡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飭行裝計日而俟休命在苒淹卹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切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敕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卽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敘縱或未有遷轉亦卽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卻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卽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恆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

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
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通小時俗之語謂
之橫移馴致忌剋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
至于今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
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
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
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於斯
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奸臣
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
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
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
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
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
念材而漸加進敘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
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奸凶恆處防閑之
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
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
則何患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
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
不精詳旣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

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近於本銜竝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易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洪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爲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引

奏議卷十一

九

德富

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竝未敢改革謹重封伏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敕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句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敕處分竝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

守此制有用隨卽卻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少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事過之後準敕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

戰國策田

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植之則生倒植之則生折而植之又生然使十人植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眾植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植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植

奏議卷十一

十一

三〇八

於王而欲去子者眾則子必危矣

況水旱流行固宐有備戎狄爲患

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宐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一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二

國

論裴延齡姦蠹書

本傳德宗用竇參輔政參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遂領度支陸贄極論其譎妄不可用帝以為排媚愈益厚延齡贄上疏具列其狀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乃罷贄宰相竟至斥逐

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常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眇百之有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眯離婁之目則

奏議卷十二

一

明

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目

左昭八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

子哉杜預注子野師曠字

則雷霆蠅虻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

禾易長畝而蠹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

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

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

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

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

百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

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

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培克斂怨以為德盜言

孔甘亂是用啖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同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迹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令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誘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卽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

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遠銜功能奏稱鈎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貶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鈎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救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庸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

奏議卷十二

三

九

楊云

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鈎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詔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

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
匹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文帳脫遺竝同已棄之物今
所收獲卽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者
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表
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
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旣相論執理須辨鞫是非臣等
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
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証亦宜得罪陛下旣
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
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
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
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
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寘貨財物合入
官則納于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
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
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
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
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
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
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

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贓總計緡錢八百餘

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

本傳延齡素不

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皆耗罄不可校請列別舍以建盈虛於是以下歲入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勞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敗數或準法免徵或經恩合

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克填納或

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

奏議卷十二

五

此難以殫論在入者竝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

賣但存名額虛挂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

少所以相承積累

一本作故相承積累

不冝滌除每當計奏之

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

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于茲累

年一無所得其爲疏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會

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既沮於四方

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

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

戲

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聘請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

不問者帝類知其詐但以其不欲隱聞外事故斷用
不疑延齡時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近臣
側目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
估價計其所折卽更下徵重困疲吐展轉流弊旣彰
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
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
旣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多矛盾
交駭物情窮邊稽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
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
贖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殉口
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
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涼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
控帶靈夏芟夷榛蕪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
地猶篲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
俾漸安居頻敕度支令貯軍食常使平涼有一年之
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
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
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
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
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
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迹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

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
恩勞靡替其爲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
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
代天工內總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
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爲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
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凌遲而欲禁天下暴
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爲吏部尚書亟於私庭銓
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爲詞

本傳云國忠既以宰相領選因就第唱補惟女弟觀之笑聲徹諸外士大夫皆恥之安祿山上書條上國忠大罪及反以討國忠爲名騰榜郡縣

史策書之足爲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

奏議卷十二

七

袁知

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欲大墮省署之儀徙曹
郎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飮官廚之饌填街持
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
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
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
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
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闐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
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斃法求之今古鮮有
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爲殷繁自必識
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

泄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
鑒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
姦吏懲苟或未能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本僻戾之
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愾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
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
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
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鞫其姦賊無不狼
藉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其威福潛移乃
至於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
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
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
廷好禮則俗尙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
失容之慢則陵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
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爲
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
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
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
也周德旣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
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旣之陰汝反予來赫又

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
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
官以正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
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而度支憑寵
作威恃權縱暴侵削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
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
處賤微或臆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媿事悉加誣匹夫
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
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
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
口起羞諒非細故爲國聚斲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
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蓄郎
吏時有履道而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曲從遭其詆
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
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
使人懼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
魚然禮義之府鱣污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
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
邊軍既有番遞之倫又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
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了遺

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
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
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
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
及諸司使芻橐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竝市供所用
既多恆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
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
兼濟延齡悉墮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
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橐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
不繼軍廩輟莖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
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
聯蹇狼狽率以爲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
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
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罪惡未足
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
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
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
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斲
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
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

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敗眾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儻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繆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立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旣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

豈不以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爲明君何者爲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

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證之此說理致甚明

貞觀

二年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見本傳簡冊備書足爲鑒戒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

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

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

奏議卷十二

十二

四十一

豈若延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陛下若不以時

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謂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

焦慮疚懷以陛下爲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

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

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

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

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

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充人庶不

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亦未之有焉故曰財

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此見大學

無令侵削兆庶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

者行罰無赦

此見月令

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

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爲害己

者之資百尙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

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

諸倉卒爲李密所利

密傳密以千人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給眾統屬至數十萬

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主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

何以爲理陛下初膺寶歷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征求

寢廣權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

奏議卷十二

十三

沈石

白晝犯闕都邑眈庶恬然不驚反與賊眾相從比肩

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浹

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尙如

丘山竟資兇渠以餽貪卒

德宗出狩奉天涇原士卒竊入內府盜資寶終夜不

絕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尙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焉

此時陛下躬親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

焉車駕旣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眾所

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

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

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

以戎事爲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食貨志初德宗居奉天諸蕃空窘嘗遣卒視

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剝親王帶金而是時從行將吏赴難師徒蒼黃奔

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烝饑凍內攻矢石外

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颺冒霜霰踰

四旬而眾無攜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

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貲與眾

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

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

不去其君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

御纜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休息夜縋人於

奏議卷十二

十四

四十一

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帝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

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

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

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

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

司其詳已見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

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

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蝨賊內攻翠華南狩奉

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

憑大順遂復皇都本紀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

泚復犯奉天興元元年二月李懷京師戊申如奉天朱是知天子者以得

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
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己有哉故藏於天下
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困倉
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柰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
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感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
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旣無成矣若謂多
積可以爲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存矣若謂徇欲不
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
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
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己
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尙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
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
危爲安

事詳見奉天改元大赦制中贊本傳贊嘗爲
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陛下

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
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
感動

流涕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

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
日新盛德之言豈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
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
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
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

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槩橋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

之禍十月之交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

處古注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皇父家伯仲

允皆字番槩橋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

寵方熾之時竝處位言妾黨盛自古何嘗有小人柄

女謁行之甚故卒使周室大廢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

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

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

臣又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

順宸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爲眾所擠故欲保持用

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

過不吝去耶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

自滄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

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于何不有儻陛下猶未知惡

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

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

爲罪能必有迹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

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眾同辯

示人不私若能迹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

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害以勵事君若罪端有徵而

能迹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

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媾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

臭終勝

左僖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

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隸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杜預曰薰香草猶臭草言善易消惡難除家語孔子曰薰蕕不可以共國而治

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

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己同者爲忠良自我作

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

從水火相濟不爲非金礪相須不爲是恥過作非不

足戒捨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

奏議卷十二

七

〇〇〇

胡厚

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

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

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旣若又阻抑誰當貢誠

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

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喧譁談議億萬

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

參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任當台衡

旣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

眾沈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

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

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綱
繆帳展一紀于茲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
負從陛下厯播遷之艱跪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
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
鳴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
已頻繁天聽尙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
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
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
不忍爲願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
勝荷恩報德之誠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三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事無大小必自邀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又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辨給取人不得誠實人艱於進用羣材淹滯故贄上

奏此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己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汗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

奏議卷十三

一

三十九

朝厚

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
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
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
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
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
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
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
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
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
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
量不平輕重相欺非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
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
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
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
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
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
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
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
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
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

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
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眾不以人廢官或其

有脫

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

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

記繼

蓋務大

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
莊莊者必性殊於變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
諒君子之事過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
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
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先信是以
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啟讒多由

奏議卷十三

三

四十七

胡厚

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
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
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
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
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
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一本作事任
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
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
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

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間必極當時妙選
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
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
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
多門等差不倫譬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
臣間耀乘之珠田敬仲世家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
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不能無類連城之
珠魏文帝謝鍾繇玉瑛書不捐連城之價趙惠文王
璧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
五城易璧故謂之連城見史記藺相如傳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
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

奏議卷十三

四

研厚

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祗悔為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
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
而不用故元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
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
合之功管子內言云公孫無知既立鮑叔牙奉公子
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雍廩
殺無知威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戰于乾時管仲射
威公中鉤魯公敗績威公踐位聽鮑叔之言以相夷
吾故威公兵車之會六乘車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
故能復九敗之辱左傳公下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
秦伯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
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
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復使孟明為政文公二年秦晉
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三年秦伯伐晉
濟河焚舟取王宮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濟津封戲

尸而還遂霸西、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

戎用孟明也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酈食其說齊王曰項

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

記於人之罪無所忘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管子內言管仲寢疾威公往問

將安移之鮑叔何如仲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

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

善而惡惡已甚見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

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

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

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

奏議卷十三

五

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

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

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

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樹一作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

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

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

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

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

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

檀弓

趙文子其言訥訥

然如不出諸口 喋喋利口者未必智

張釋之傳啻夫利口喋喋

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眾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真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楫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

李陵答蘇武書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李善注云孟子云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才難不其然

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

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
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
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
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
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
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
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
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
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
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
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
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
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
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
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
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旣朴官
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
計事以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
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
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

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

石前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

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

石顏師古云漢制號稱六百石者刺史高第者卽

遷爲郡守如朱博爲冀州刺史汝事如神徒郡守高

第者卽入爲九卿太常光祿太僕鴻臚司農少府宗

入守左馮翊遷從九卿卽遷爲亞相相國如魏相爲

爲大司農之類從九卿卽遷爲亞相相國如魏相爲

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

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

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

等之差同謂省郎卽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

殊竝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

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

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

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

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墮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

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

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

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

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

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后妃傳代宗睿眞皇

后沈氏吳興人實生德宗因史思明亂失后所在德宗即位乃先下詔贈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少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厯中監之說不載

會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晉字混成河中人由主客員外郎為

祠部郎中使同紇歸拜司勳郎中見韓愈所作行狀陛下之意頗為宜然以臣

憇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

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

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

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其

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

使彝倫闕敘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為法崔祐甫傳永泰

奏議卷十三 九

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

相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傳等皆如

所欲而去及常袞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夫覈才

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

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

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

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

為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

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

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

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

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

見射義

唯經邦贊國之任則

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

惟其人

見文王世子

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

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

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畱或

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旣以無聞而

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沈滯

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

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

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

奏議卷十三

十一

九

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

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

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

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

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

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

枚乘傳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

必過至丈莅職旣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

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

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

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

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剗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旣曰務欲且畱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尙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誘爲奉公之誠以撻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揉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倚撫聖德廣納不時廢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旣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辰昧識不足以周物

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慙
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諂刺之所生必怨吝
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千何所爲利但
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
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

奏議卷十三

十三

惟晉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三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四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德宗建中元年相楊炎始用炎議作兩稅法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視大曆十四年墾田數為定廢租庸調法比來新舊科斂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出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民土著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上用其言行之後值朱泚之亂天下戶口三耗其二正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口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疋為錢三千二百其後一疋為錢一千六百

奏議卷十四

輸一者過二雖賦增於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折戶張虛數以寬盜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偵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事見炎本傳并食貨志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穀梁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

一籍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有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

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

租古者任土之宜以眞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純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

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見王制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

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

奏議卷十四

二

表知

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奸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眾寡可知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

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

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癘展轉增劇

一本作衰轉增劇

凡欲

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

革卦曰革而當其悔乃亡

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

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常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

奏議卷十四

三

王

光

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踈竭耗編朶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全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厯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恆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爲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

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眾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宐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賚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敲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旣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

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
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
附益眾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付則已輕
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
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
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
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踳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
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爲慮得非彌綸又疎
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
保育猶懼不支況復亟繚焚絲重傷宿痾某爲擾病
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
固可知矣大厯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
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旣無定限有司懼有闕供每
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
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旣由郡邑消息易
協物宜故法雖久利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
爲兩稅恆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
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
舊從新新法旣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
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

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百三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尙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純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成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召雇爲目而捕之不得而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厯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竝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竝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

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荐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
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
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吐一室已空四
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
也自至德迄于大曆二十年餘

肅宗至德二年乾元二年上元二年寶應

一年代宗廣德二年永泰一年大曆十四年

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陸

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垂愛人
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言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
頸企踵咸以爲太平可期旣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
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
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槩耳
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
下儻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
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
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
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
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
獻

見文
帝紀

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

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
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
者爲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
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
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
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
用其百姓稅錢頃因軍興每貫加徵二百者下詔停
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
宜加增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
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
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貢
寧憂乏財但敕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
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深陛下
臨御之初已洪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德宗初卽
位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近歲已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
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
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
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
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
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

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旣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奏議卷十四

九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

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而定賦入者唯布麻繪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其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繪纊布麻事見上注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

奏議卷十四

十一

兩稅獨異舊章連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

食貨志漢

武末年國用匱乏諸賈人未作貴貨賣買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錢四千而算一不

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空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常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常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

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旣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旣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空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絀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眾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其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

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
爲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
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
抵皆約錢數若今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
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踰二甲子制用不愆
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
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二也軍衣固

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
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眾寡爲差王制
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
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奏議卷十四

十一

十一

其祿以是爲差也

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

顏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

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
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
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
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
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
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見
百官公卿表

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

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恆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
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
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
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
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

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恆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準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恆使計錢

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于大厯之間所謂取之極甚

者也

食貨志自西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貲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又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至代宗之時財力益困竭諸鎮擅地結爲表裏天子不能繩以法專留意祠禱歲費鉅萬計帝性雖儉約然生

奏議卷十四

四

四

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爭尚侈麗爲自媚計故天下愈彫耗今旣總

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閒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厯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

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爲出。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

入以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若對以盍徹，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

是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

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

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

約己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左閔二年

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漢文

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

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絺

履革舄。東方朔傳文帝貴爲天子富卻駿馬而不御

賈捐之傳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

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

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罷露臺而不

修。文紀贊曰孝文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

之何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差

臺爲屢賜田租以厚烝庶。文帝下詔賜民十二年

田之租稅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

見本紀乘牝犗者不得赴會。食貨志云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

不識市鄽。史律書云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

奏議卷十四

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
令名人到于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
合板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高祖方經營天下故連年

出師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荐屬霜旱自關輔

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

相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來不倦

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貞觀政要曰二年關

中旱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為人君失德朕

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困窮間有鬻男

女者朕甚愍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嚴禁貪殘慎節

巡視出御府金帛為贖之還其父母

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

奏議卷十四

貞觀初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
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
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閑深宮誠為
可惡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
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
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事見貞觀政要并李百藥傳

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

煩勞竟不之許貞觀二年公卿表曰依禮季夏之月

請營一閣以居之上曰朕有氣疾豈宜卑濕若遂來

請庶費良多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事見貞觀政要

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

八年以後米斗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遜行旅萬

里或不齎糧太宗即位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疋
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
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罪纔二十九人東

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事見魏徵傳故人至于今談

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

貞觀之故事此二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嗇

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之效也秦

始皇據嶠函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豪

故能芟滅暴强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泰山之

安貪欲熾然以為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戍

徵太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

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食貨志始皇并天下內興功

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猶未足漢武帝遇時運理

以贍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奏議卷十四

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

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算及舟車食貨志武帝時

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告及不來戍邊一歲沒入緡錢遠近騷然幾至顛覆

賴武帝英姿太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

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為富民侯以示休息

食貨志云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

齊之資周乃後周即宇文泰之後齊乃北齊府庫充

實開皇之際理尚廉平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

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

內怨叛以至於亡隋食貨志文帝既平江表躬先儉

約開皇十七年中外倉庫無不盈

積至積於廊廡之下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皇
嗣位肆情騁志窮極行麗鑿和歲動從行宮掖常千
萬人皆仰給縣官租賦之外一切促斂
不顧元元於是盜賊充斥天下大亂
此三君者其
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蹙喪是
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
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
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
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
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
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
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
之所宜言也

奏議卷十四

十六

奏議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五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

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大傳別子

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

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

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猶懼其未也又教之

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

然可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糾之以版

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

為彛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

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

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

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

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恆懷倖心靡

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

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

毗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

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

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

是令地著之人恆代惰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

之澆譎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爲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墜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

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尙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遁逃覺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裕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蹶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

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納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旣自有恆租不宐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眾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奏議卷十五

四



其四論稅期限迫切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眾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夙無蠲貸至於徵收迫切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

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悉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尙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間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臣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眾不恆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御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兇荒王制旣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立平糴之法云云漢置常平之倉食貨志大司農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

隋食貨志文帝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建倉窖貯之積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穀賑給

自是諸州備貯委積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

倉豐則斂藏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

其資唐食貨志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

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秬稻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

狹鄉據責苗薄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稅十七

者皆免又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

至于五斗爲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

照民或貸爲種子則至秋而償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

修崇食貨志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元宗卽位復置之是知儲積

奏議卷十五

六

工五

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積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

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
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
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
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
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遑
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
有年纔償逋債斂穫始畢餼糧已空執契檐囊行復
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儻遇荐饑遂至顛沛室家
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勾鄜里或
縊成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

左僖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

奏議卷十五

七

七

謂百里與諸平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

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

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
幸有可救之道焉可舍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
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
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
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
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食貨志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至朱泚平倭臣希意興利者益進正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今以蓄糧適副前旨

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鈎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準平穀價恆使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侔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眾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聖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四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士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

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
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
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
偏厚故人不偏窮聖人能使禮遜興行而財用均足
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
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
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
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恠曷有紀極天下之物
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
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
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
前代致有風俗譌靡毗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
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
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
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
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
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
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壞壞恣人
相吞噬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
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

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
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
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
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
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
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
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
墮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
道浸亡爲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
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
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
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
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周官大司
徒不可捨也

奏議卷十五

十

三十九

陳五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敘賦稅煩重百姓困
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
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
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
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

言朕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閒疾苦十分，才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目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尙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



